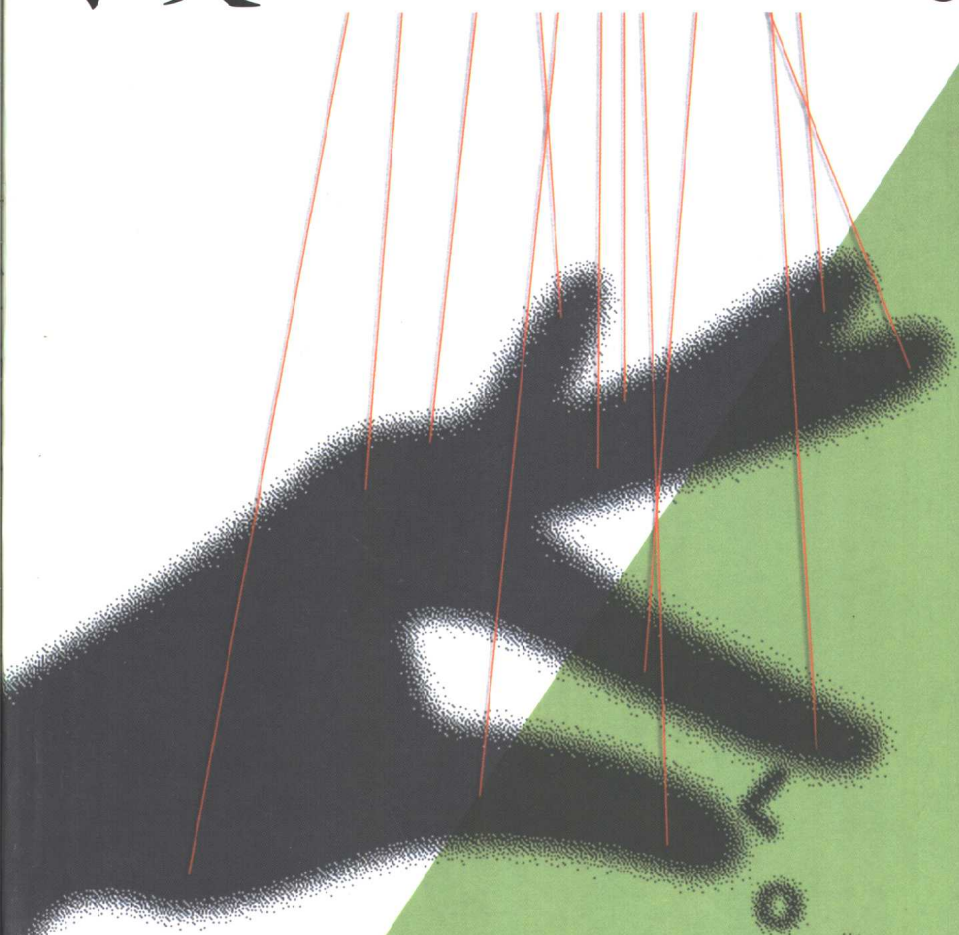


丁天

青春三部曲之②



As if Love Affairs

像一场爱情

文化艺术出版社

J247.57
311

84532



像一场爱情

作者：丁天

主编：兴安

◆ 好看文丛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一场爱情/丁天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4
(青春三部曲; 2)

ISBN 7-5039-2002-5

I. 像…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310 号

像一场爱情

作 者 丁 天

责任编辑 仲 江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E-mail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02-5/I·86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丁天的系列小说“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部为《伤口咚咚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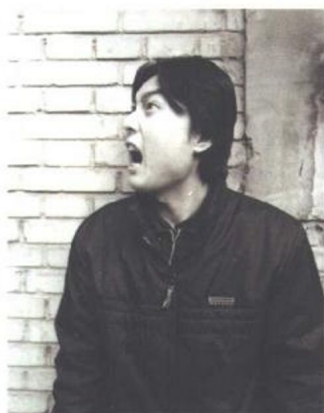
本书叙述了主人公“我”在生长过程中与几位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女性恋爱。神秘失踪的叶蕾、不知名的克隆女孩、从小一起长大的罗倩、性格多变难以捉摸的林雪，以及众多偶遇后随即分手的陌生女孩。同时，小说还穿插描写了“我”的朋友们的爱情故事，刘军与江彤相恋十年之久，却以刘军的意外死亡告终，齐明在成长过程中堕入了犯罪的深渊，黄力少年得志，商海沉浮，管飞在其青春恋人许梅嫁人后仍旧爱恋不舍，终成一场悲剧。

这是一部充满幽默情趣的具有极端浪漫与伤感意义的青春挽歌。评论界曾认为：对于丁天的同代人来说，它将会是一种宣言，而对于丁天本人，这部作品无疑具有确认作者为当代新锐作家代表的分量。

主编：兴安

电子信箱：xingan2000@163.net

责任编辑：仲江



丁天

著名青年作家。

1971年出生。北京人。

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伤口咚咚咚》，长篇恐怖小说《脸》，小说集《剑如秋莲》等。



好看文丛

《伤口咚咚咚》 丁天/著

《偏要是美女》 水晶珠链/著

《口红》 王芃/著

《谁是我的最爱》 雪娃/著

《我的N种生活》 葛红兵/著

目 录

- 第一部 欢乐颂（1）
- 第二部 四散奔逃（71）
- 第三部 归来（138）
- 第四部 告别年代（208）
- 第五部 蚂蚱们的秋天（273）

第一部 欢乐颂

1

到了1990年，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感觉到了一点儿活着的乐趣。乐趣的根源基于以下几点要素的突然实现：

一、时间可以自由掌握。上班的和上学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再上班和上学了，于是，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做一些我们更愿意去做的事情，比如：打牌、喝酒、泡妞、刷夜，甚至读书和思考人生，如此等等。

二、女孩很多。那一年也真是怪了，在大街上和女孩搭话，竟然常常能够一拍即合，而我们其实是做好了充分准备被人家翻个白眼，然后骂一声“流氓”之类的话的。那些女孩被我们喜爱，也被我们尊重，她们虽然看上去有些大大咧咧甚至疯疯癫癫的，但是，绝不假正

经。这一优点可以使我们不用在她们身上花去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在讨女孩子欢心方面，我想我们可能都不是那种智商太高的人，同时也不是那种能够持之以恒的人。事情怪就怪在，虽然我们身边好女孩很多，但最后我们却都栽在了那些不好的假正经女孩手里。

三、一套房子。房子是齐明家的，在东四那边的一条胡同里。现在，那条胡同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两间让我深深怀念的小平房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记忆的最深处。在那里，刘军和江彤终于结束了精神恋爱，摇身一变成了无法被拆散的“小两口”，同样，齐明也是在那里第一次做成了他一直想做但又一直不敢做而每个人都天生会做的那件专门折磨人的累神事。而对于管飞和许梅来说，房子的意义则是他们找到了安全感，不用在校园里东躲西藏打游击了，也不用再害怕我们教导主任专抓男女学生办事现场的白色恐怖了。

1990年的初夏，随着意大利世界杯赛的举办，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越有意思了，空气中漂浮着爱情的怪味道。我们聚在一起，逃学、旷工，喝啤酒、看足球，把现实的秩序忘在一边。



2

那时候，人很齐。刘军还活着，齐明也没有失踪，管飞也还在北京，没有被开除。对刘军和齐明来说，惟一的遗憾是黄力还在南方那所破学校里关着。后来，熬到暑期放假，竟然又被组织去了山区学农，想来真是咄咄怪事。如果不是他们校长的脑袋进水出了毛病，我想就是黄力不愿回来见我。

这里面，我和刘军、齐明、黄力是中学同学，管飞则是我在那所海淀区的三流破大学里新交的哥们儿。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把学生聚众打麻将定性为赌博，从严治理整顿了几天，害得我和管飞手痒难耐，同时，由于黄力的离开，我和刘军、齐明常常只能玩象征性的缺手牌。于是，管飞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我们的团伙，填补上了黄力的空缺。

那时候，我们的心也很齐，都很敢混。对于十九岁的我们来说，时间还不是金钱，我们视之为草芥，不但可以任意挥霍，而且多得让人不知所措。

一天的时间几乎犹如后来的比尔·盖茨眼中的十元人民币。



3

黄力不愿意回来见我，可能是由于林雪的原因。林雪就是一个假正经的女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和黄力同时栽在了她的手里。

其实，黄力是我们这一伙人由傻逼同学关系最终变成了一个小圈子的有功之臣。黄力的父母在他上初中的时候离了婚，给他留了一套两居室房子，等着他慢慢长大，以后好结婚娶媳妇用。他爸在某单位管点事，重新结婚后又弄了套房子。他妈虽没什么姿色，但后来也重新嫁了人，所以黄力那儿成了个“三不管地界”。除了他那个色鬼老爸有时候带个小蜜去那里鬼混一下，或者他姐姐来照顾一下黄力，其余时间基本都被我们占据了。

最开始，我和黄力是最要好的朋友，常常去找他玩，后来臭味相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渐渐地成了每个人并且每个人都是好朋友的一个小集团。后来我和黄力反倒

在情感上变得越来越疏远了。

我和黄力产生隔阂的起因就是因为林雪。说起来挺没出息的，无非是一些暧昧的感情纠纷，都是些解释不清的事。现在想想，似乎那些问题应该是处在青春期的

除了爱情一无所有的孩子们常常混在一起必然出现的结果。

4

上学的时候，林雪是我们学校的女才子，小范围的影响程度相当于后来社会上的“美女作家”。因为爱好广泛，绘画、摄影、文学什么的，林雪成了我们学校各种文艺活动的骨干。高一那年，因为她的一篇写学生题材的小说被一家青年刊物采用，从此她在我们学校出了名，我记得我们那个傻逼校长就曾在一次校会上自豪地说：“不久的将来，我们学校肯定会出一名女作家的。”

林雪后来没有应届考上大学大约就是被这些虚妄不实的话给害了。其实，以她的成绩考一家普通学校根本不成问题，但她却错误地立志，非艺术院校不上，致使自己白白浪费了一年的光阴。

那时候林雪的梦想是当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个梦想使她沾染上了许多毛病，比如说，喜欢自我标榜。那时候她常对我说的话是“我是个独身主义者”、“我不希望自己有凡人的幸福”、“我与众不同”，诸如此类。然后就是喜欢和别人探讨一些没用的问题，诸如“你是不

是觉得社会黑暗”、“活着是不是有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自由”，如此等等。

十六岁的时候我比较幼稚，误把这些毛病当成了优点，结果导致了我对她的一场走火入魔的单恋。本来我们还可以算是能说话的朋友，那时候，我、黄力、林雪三个人常常坐在护城河边一起谈些当时热血沸腾现在想想觉得莫名其妙的问题，但当我把持不住自己向她表达了爱恋之情时，她却突然变得对我冷淡起来。

后来的事说起来颇让人伤心，为了弄清楚她的心思，放学后我常像个小流氓似地在大街上拦她，最后把林雪逼极了，往往在校门口看见我头也不回，无论我说什么，换回的总是“你太讨厌了”或“走开，别跟着我”一类没什么价值的回答。然后昂首挺胸远去，把我像个傻逼似地甩在后面。当然，在我现在看来，人生在世难免在某时走火入魔一下子，难免突然变得傻逼一下子，只不过有的人幸运，有的人不幸运罢了。毫无疑问，我是属于那类比较不幸的。我徒劳地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甚至在雨中等着为她打伞一类的极琼瑶的招儿都想了出来，仍未打动她的心。她告诉我她只想一个人呆着，不愿有人闯入她的世界。那一年我心情沮丧，由此耽误了学业。林雪为了躲开我，也不再参加我们那个小圈子的活动，变成了最先退出的一个局外人。

在我充当“爱情傻瓜”的时候，黄力常常对我旁敲侧击，劝我不要自找苦吃，不要破坏我们三人本来挺和谐的友情什么的，我的一意孤行使得我和黄力之间出现



了些微妙的变化。现在想想，一些蛛丝马迹表明林雪大约最初和黄力有点儿意思，也许没有，至少我当时没有看出来自己其实才是一个“多余人”，但我追林雪是明的，黄力和林雪那点儿意思是暗的。黄力嘴上不好表示，但心里肯定极不高兴。想到这些，从前困扰我的那个类似“何以赵家的狗会多看我两眼”的问题也就释然了。那是一次聚会，黄力借着酒劲极认真地对我说，“有一天你看上了哪个女孩我一定把她钱过来。”

这句话后来竟真的应验了。冯苹多年以后成了黄力的老婆。

5

提到冯苹就得提到刘军的江彤，她们做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后来被我们这个团伙兼并了。冯苹和江彤比我们小三岁，认识我们的时候只有十三岁。

其实冯苹和江彤跟我们不是一所学校的，她们是东直门中学的，是一所重点中学。冯苹和江彤是刘军和齐明带来的。她们和刘军、齐明的相识也是完全出于偶然。

那天，刘军和齐明放学后沿二环路骑车，齐明提议

到河边坐会儿，去抽支烟。两个人便到了河边的坡地坐下。齐明掏出烟，分了一支给刘军。当时江彤和冯苹坐在河的对面，两个人像画中的人物一样恬静，也像画中的人物一样吸引了对岸那两个家伙的视线。

齐明边抽烟边顺手捡着小石子往河里扔，试图打出些水漂。这也同样引起了江彤和冯苹的注意，她们站起来，也开始捡石头往河里扔。后来刘军的一颗石子扔过了对岸，落在了两个女孩脚边。

“你们过来，”女孩喊，“你们欺负人，用石头砍人。”

“她让咱们过去，咱们过去吗？”齐明当时以为会引发一场和冯苹、江彤身后莫须有的男孩间的群架，所以他有些紧张地扭头征求刘军的意见。

“没事，我过去，”刘军说，“我把她们叫过来。”

河上有个水闸。刘军整了整衣领，走上了水闸。刘军告诉我说，当时他心里想的是怎么向女孩解释他只是打水漂，没砍她们，但她们等刘军过去后却没问这些，她们问刘军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

“你们是哪儿的？”刘军反问她们。

冯苹和江彤如实地回答了刘军的问题，冯苹还加了一句：“我们家可就住在附近，我哥哥现在还在家呢。”

这下刘军反倒放心了，证明她们身后没有那种痞子男友，但刘军还是多了个心眼，说：“我叫黄力，也是东直门的。”

话音未落，河对岸的齐明喊了一声：“刘军，不行你丫就快回来吧。”

冯苹发现了马脚，说：“你这个朋友喊你什么？”

江彤则急切地对刘军说，“我们刚才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们呢？真的，你们是哪儿的？叫什么呀？不许骗人。”

后来，江彤就成了刘军正经八百的女朋友。因为江彤和冯苹凡事都互相不离左右，即使是在刘军谈恋爱时，江彤也要常常带上冯苹，而刘军有一度又总是和我在一起，这就给我和冯苹造就了很多机会。

6

90年的时候，当我们把据点转移到齐明在东四的那两间小平房时，冯苹频繁地跟着江彤一起造访那里，弄得刘军想干点私事都找不到时间，只好陪着她们一起聊天。江彤和刘军的意见一样，希望我能够施展一下魅力，使冯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注意力从江彤身上转到我身上，也就是说，从友情上转换到爱情上。

刘军还自做多情地对我说：“你说冯苹不会是也看上我了吧？”

于是我把这话转述给了冯苹：“你是不是也看上了刘军？那多不好啊，你毕竟和江彤是好朋友，这么横刀夺



爱，江彤得多伤心？”

结果换来了冯苹狠狠的一脚，然后她又为我们的误解而痛哭了一场。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慰她，不断地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我瞎说的，而江彤和刘军都没这意思。然后就是带她去吃冷饮，看电影，玩蹦蹦车，让她忘却被误解的痛苦和突然而来的孤单。

冯苹把我的行为理解为我对她的追求。

刘军、江彤、齐明、管飞等也都一致这么认为。刘军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黄力，让黄力猜我到底又爱上了谁？幸亏黄力没收到那封信。

事实上，那一年我还真是喜欢上了冯苹。他们认为的没错。

当时冯苹上高中一年级，功课不算紧张，不但一约就出来，而且还常常主动来找我。好几次，如果不是我过于克制，我想我和冯苹没准就定下来了，如果后来的命运没有变动的話，冯苹还是嫁给了黄力，肯定会使我对黄力产生强烈的歉疚感。

有那么几次，我和冯苹一起去东四那边，那些哥们不知干嘛去了，总是不在。于是我和冯苹只得干坐在屋里聊天，等着大家聚齐。时间等久了，忍不住就开始了身体接触。行将破城时我却鬼使神差地想到这也许会影响她的学习，因而放弃了最后一击，想：等到她上了大学或许也不晚。

我经常搞不懂女孩的心思，我认为我克制住了自己



的不健康的欲望，而冯苹却对我的表现极度不满。她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不但给了我一记象征性的小嘴巴，而且一脸委屈地夺门而去。那天，她一直从东四慢慢悠悠地走回了和平里，从她的背影看去，似乎满怀失落，正在满世界寻找迷失的自己。

“不可能。你怎么能看到我的背影？”第二天，冯苹心情开朗了，我把这个印象告诉了她。冯苹这样反问我。

“事情是这么回事，因为不放心你，所以我一直在你身后默默地跟着，直到看着你走进家门。”

“别骗人了，我才不信，我回头看过，根本没有你。”

“你路上买了一支雪糕，还曾经低头系过鞋带，快到家的时候，碰到了你哥哥，你哥哥问你怎么了，你笑着说没事。”

冯苹笑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我们没有再提起过，在一起时依旧是看电影、逛街这种纯为打发时间的活动，直到她到了高三学习紧张起来。

几年以后，冯苹在她上大学三年级时令人莫名其妙地和黄力确定了关系。

那时候我的社会身份是一个无业游民，而黄力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做了两年信贷员后辞职下海，率先用上了手机，开上了汽车，成了一个满口生意经的家伙。

抛开其他因素不论，仅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冯苹在我和黄力之间做出的选择却是极正确的。

我记得那几年北京似乎一直被一种浓厚的商业氛围

